

玉兰
一瓣

做菜的乐趣

□小茹

过去的我,是厨房的绝缘体,堪称“十指不沾阳春水”。周一至周五,雷打不动去婆婆家蹭饭;周六周日,老公负责做大厨。因为有现成饭吃,当然就乐得两袖清风,尽管有时也颇觉有点不好意思。

转变是从两年前开始的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,将大家困在了家中。花卷、包子、饺子、烧卖……朋友圈似乎一夜间变成了美食平台,看得我啧啧流口水,也跟着立志要做“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”的模范女主人。

小时候,父亲常和叔叔在饭桌上切磋厨艺,父亲也会买菜谱回来研究。如今科技发达,下载一个厨房App,跟着“亦步亦趋”,方便多了。我向来喜欢面食甜点,便从比较容易上手的花卷开始做起。成品还是挺像模像样的,拍照发到朋友圈,收到不少鼓励的点赞,内心不由有些小小的成就感。都说兴趣是学习的最好动力,今天跟着做菜小视频学一道懒人焖饭,明天跟着学一道炒花甲,我渐渐也成了朋友圈晒美食的老手。现在,每逢老公出差,我就不去婆婆家蹭饭了,自己喂饱自己不再是梦想,感觉做一个不依靠别人的人才会有顶天立地的底气。

但做麻花就没那么简单了。第一次尝试,面没有醒好,造型也扭得很难看,炸出来的麻花外脆内软,离“嘎嘣脆”相去甚远。这次失败让我明白大厨绝非想象中那般容易,它是一个技术活,偶尔一次成功说明不了什么,次次都能发挥好才是一个好厨娘。汪曾祺说做菜就要靠实践,要多吃、多问、多看(看菜谱)、多做。我深以为然。

每个节气,都会有介绍节气美食的做法。去年小暑那天,我跟着学炒了一盘“荷塘小炒”。食材很家常,白色的莲藕、红色的胡萝卜丝、绿色的荷兰豆、黑色的木耳,这盘菜,色彩清爽,气质小清新,吃的时候让我想起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,仿佛也听见了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,好似山顶吹来的一股凉风,化解了小暑的热气,当下觉得很有诗意,也很有过节的仪式感,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格外美味。

这两年,疫情令我减少了很多外出活动。闲下来的时间不停地学做菜,看到自己的厨艺一天天进步,内心是充实而喜悦的,困在家中的枯燥时光,也变得丰盈有趣。自己做饭,实惠又干净,且做菜是轻量的运动,对我这样成天伏案工作久坐的人,改换一下姿势,极有好处。做菜还是一种爱——去年老公生日那天,我俩破天荒没有下馆子。我忙活了一整天,给他准备了一桌菜,老公吃得心满意足。遂明白,爱的表达有千万种,“为君洗手做羹汤”也是一种爱的表达。

一个菜得试烧几回,才能掌握咸淡火候,生活的滋味亦是如此。在平淡的日子里找一项没做过的事情做做,投入热爱,体会新领域的美好和趣味,它就能将黑白的日子点缀成彩色。人之一生,重要的就是体验的过程,不断探索滋味、收获滋味,人生就可以变得有滋有味。



秋天的童话
王尚

拍鸟

□茅春林

穿上高筒胶鞋,在湖滩上
小心翼翼地跟鸟追拍了一会儿
鸟已飞向更广阔的湖面

飞翔是我的梦想
你看,鸟在泥地里栖息,啄食

那么轻松,不会陷入泥潭,是因为
它们拥有一双飞翔的翅膀

它们在水上飞
也在高山丛林里飞
有一次拍摄我站到悬崖之上

紫琅
诗会

鸟在更高的地方
它头顶是天空,我脚下是深渊
两耳的风声推了我一下
我想拥有的翅膀,慌乱中
被相机的咔嚓声折断

自酿一壶酒,说你心动事

□华明玥

人到中年,作为朋友圈里出名的好脾气恩爱夫妻,路姐与老林经常面临的烦心事,就是半夜披衣而起,耐着性子,坐听一名披头散发、带着小箱子离家出走的中年妇女痛说家史。来客多半是路姐的好友,也有老林家族里的表姐妹,甚至还有一位合作方客户。她们忽然觉得20年来的婚姻一无是处、几乎过不下去,触发点看上去都是一些小事,比如,年迈的父母住院好几天,自己忙于伺病,回家拿换洗衣服时发现老公居然与儿子一起在兴奋地打游戏……

路姐与老林忍着困倦,费尽口舌,义务当“人民调解员”。直到凌晨一两点钟,说累了的女客被安置在客房歇下了。这下,倒轮到路姐睡不着了,她跟老林商议说:“老是这样被动地和稀泥也不是办法,咱得想个主意,让朋友们惦记起婚姻的好才行。”

什么样的主意呢?老林想了想说:“你可记得李白有一句诗,叫作‘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’?有花有酒,人就想敞开心扉,说些生活中愉悦的事。而心头被这些浪漫的、愉悦的事占满了,再想起那些气恼的事,就会觉得自己器量小、格局窄。你看咱家这小院里的果实,酸的青梅、涩的石榴、狗都吃不惯的金橘,还有每年收来只能清供的金黄佛手,每年浪费了也实在有点可惜,不如咱俩细心收了这些果实,加工些家酿美酒,经常邀请过日子有些小疙瘩的已婚人士前来小聚。咱们就装作不知道他们婚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,发邀请帖时,就以如下的借口为由:‘青梅酒酿好了,想喝青梅烧的人,赶紧来。’‘佛手酒酿妥了,和胃止痛、疏肝理气,保证你有好心情。’

‘今年的石榴酿是深粉红色的,漂亮得很呢,请带着你拿手的小菜,一起来享受深秋好光景。’”

说干就干,来年夏秋,路姐就像协理大观园的探春、宝钗一样,举目望去,小院里的一花一果都有了用处。老林特意开车到乡下,买了20斤农民自酿的土烧酒,糯米酒也有,山芋酒也有,高粱酒也有。果酒酿好了,老林亲自设计“自酿商标”,像文人画一样随意亲和,又充满意趣。路姐在朋友圈里晒出这些酒瓶,召唤说:“我有一壶酒,你有故事吗?”她解释说,费时费力地酿这些酒,就是希望听到一些出人意料的故事,证明好姻缘在世间不稀罕,多得很。

当晚就有很多人私信路姐,说想来参加她的“私人酒会”,稀罕的是,这里面竟还有那些半夜前来“痛说家史”的大姐。路姐见了莞尔一笑——这是不是说明老林的主意是有效的?

三个月后,已届深秋,酒酿好了。老林出主意说:“咱们一次只邀请朋友三五人就够了。”于是某一次,我也被邀请到酒会上,听浅斟慢饮的当事人,说起婚姻中值得眷恋与心动的小片段:

“那年去新疆旅行,机票酒店都订好了,我却因为下台阶看手机崴了脚。当天晚上脚脖子就肿得像馒头一样,医生看过片子,说不宜行走,最好就跷着脚养上十天半月。本以为老公一定会骂我耽误行程,谁知他赶在启程前,紧急去药店给我买了轮椅,照原计划推着轮椅带我上路。到了新疆,我们按原来的计划租车自驾游。在戈壁滩上,在葡萄沟里,在云雾缭绕的天池景区,老公都是那个穿得最少还推着轮椅走得一身大汗的人。他的原话是:‘这有啥,我只是希望看到好风景

时,你也在。’”

“我从同学会上归来,心里被那些老同学有明有暗的炫耀搞得心神不宁。我头一次呵斥了毫无过错的女儿。老公辅导完孩子的功课,安顿她入睡,把他刚卤完的鸭掌捞出一盘来与我共享。他说,他一直看好我的一点,就是我宠辱不惊的样子,不化妆、背一个布袋子,一样很耐看。我被他说得笑了起来,完全忘了自己都在纠结些啥。”

“我老公在大学里教书,特别爱惜自己的形象,每天打扮得像年代剧里的翩翩公子。这两年,他的头发也花白了,想到要染头发。谁知我对所有的化学染发剂都过敏,他染发,我的脸就会肿上两三天。朋友都说,分房睡、少见面,就两全其美。老公不愿意,百般实验,终于发现我对一种产自新疆的植物染发剂不过敏,兴高采烈拿上网购的染发剂,去楼下的理发店染头发,哦,刚染上去颜色挺正常的,第二天一洗头,洗出了一头绿头发。嗨呀,这下,老公在动力学院出名了,学生给他起外号叫作‘绿间真太郎’,这个人物本是二次元动漫《黑子的篮球》中的角色。我赶紧说,你染个正常的颜色吧,脸肿两三天,我认了。老公说,过敏对身体不好。发色有点怪异,你放心,如今的“00后”大学生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……”

我有一壶酒,你有故事吗?自酿一壶酒,说你心动事。借着月下的一盏果酒,我见识到婚姻中可能被熟视无睹、可能被淡漠忽视的拳拳心意,最终习得一种本领:忽视月亮表面必有的环形山阴影,而只留意它撒下的满目清辉。

芬芳
一叶